



Bicycle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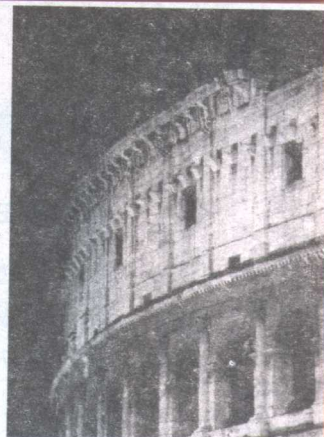
狂热
师之
恋

[美] 费文德 著
Fredric Narcross
程国金 译
海天出版社

Bicycle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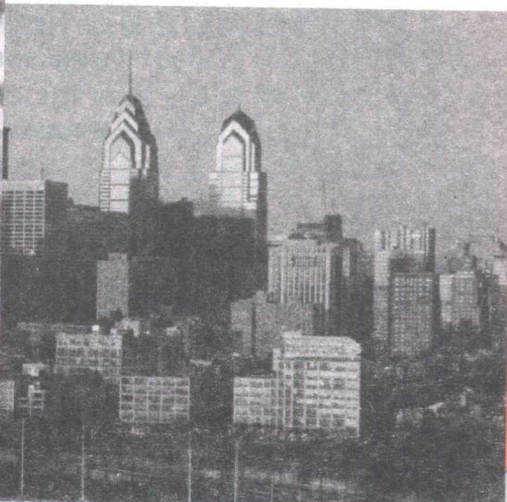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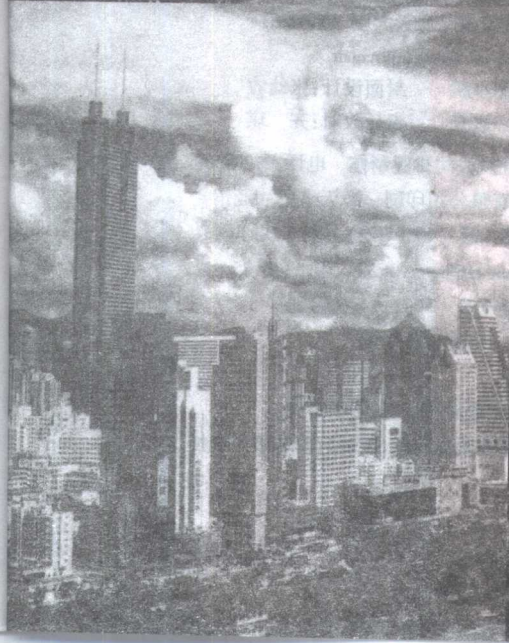


洋 教 师 之 恋



[美] 费文德 著
Fredric Narcross
程国金 译

海天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洋教师之恋/(美)费文德著;程国金译.-深圳:
海天出版社,2001.11

ISBN 7-80654-588-3

I.洋... II.①费...②程... III.长篇小说-美国
-现代 IV.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2724 号

图书原名:Bicycles © Fredric Narcross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tph.com>

责任编辑:胡小跃 封面设计:张幼农

责任技编:卢志贵 责任校对:齐 琪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:2720730

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10.25

字数:230千 印数:1-6000册

定价:17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人生并非
命中注定。
它不是卦和灵
也非意识与精神，
那只是些创造生命的工具。
还有一些工具
简单得被人忽视，
比如说……自行车。

——作者



费文德，1953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，大学毕业后曾任计算机程序编写员，后来中国任教，在深圳蛇口当英语教师，现为自由撰稿人，著有小说诗歌多部，并在电影和电视剧中担任过角色，当过配音演员。

该书讲述了主人公在美国、意大利和中国的故事。

“我”在美国看到的是自私、无情和冷漠，在意大利感受到了灿烂的文化和深厚的友谊，而在中国，“我”找到了爱情。不仅仅是爱上了中国漂亮的姑娘，而且也爱上了这个自行车王国，爱上了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。

该书是第一部首先在中国出版的美国小说。

(本书部分图片由作者拍摄)

第一部首先在中国出版的美国小说



责任编辑 胡小跃
封面设计 张幼农
责任技编 卢志贵

ISBN 7-80651-588-3



9 787806 515884 >

ISBN 7-80654-588-3 / I·210
定价：17.00元

目 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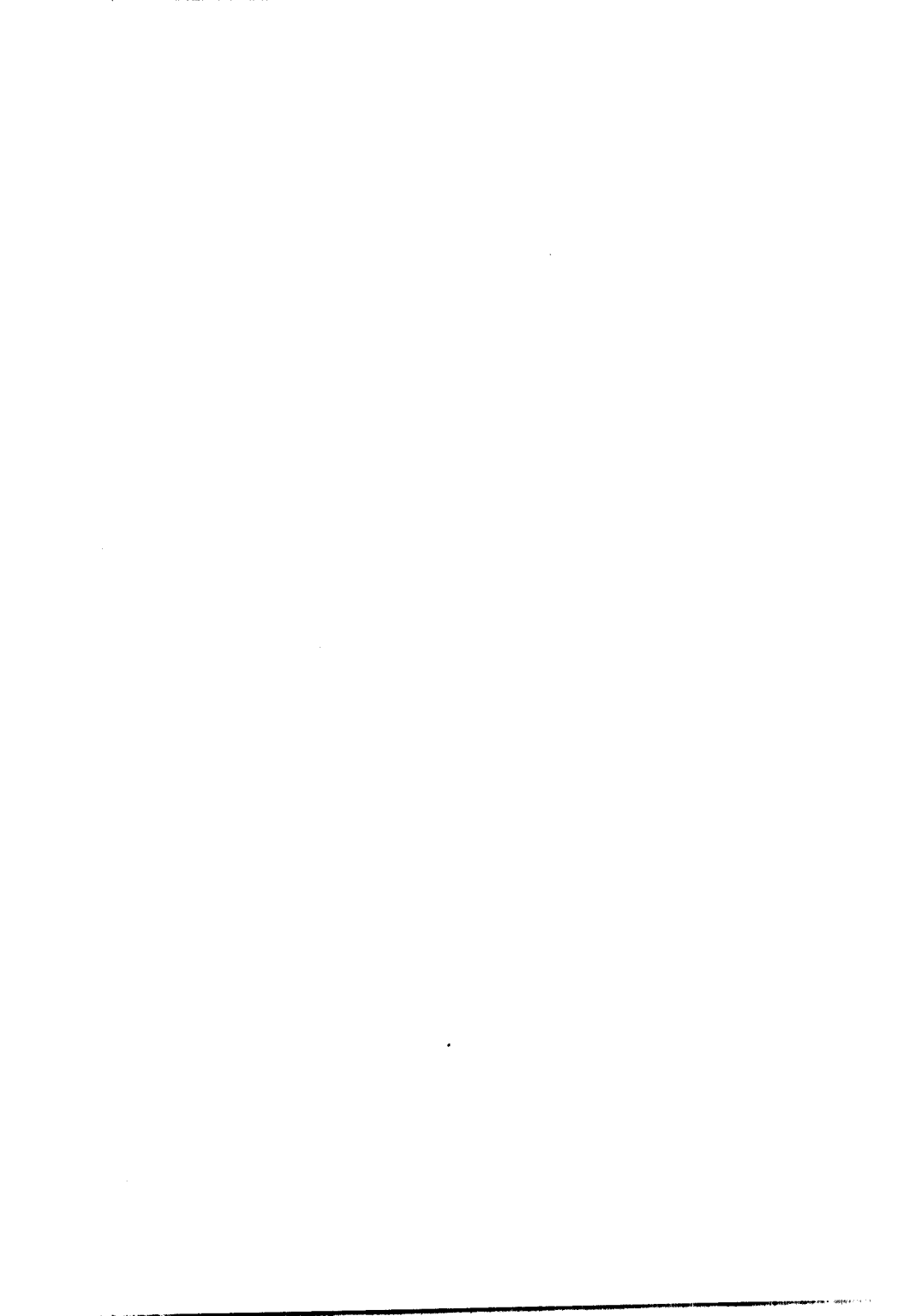
- 第一章 1 小男孩
- 第二章 45 我的大学
- 第三章 99 情陷意大利
- 第四章 155 毕业生
- 第五章 203 深圳的洋教师
- 第六章 253 中国之恋



●第一章

小男孩







还在三岁时，我就深感孤独。当时，这种孤独是有形的，看得见，摸得着。妈妈总忙着打扫房间，洗衣服，浆洗，熨烫衬衣。姐姐不是去上学就是在学校附近和她的朋友们闲逛。爸爸除了吃晚饭，从不在家，连周末我都很少见着他。然而，我的这种有形的孤独却还有点特别：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动物，我把周遭的世界都看成是一部电影。我只是从远处看着，听着，似乎与我的同类切断了任何联系。

当我长大成人，能够独自离开家门去探索这个世界并结交朋友时，情形并没有什么改变。如果我被一个飞来的棒球打着了，我会觉得这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儿。当我和朋友们在一起时，他们好像在扮演某出儿童剧中的主角。他们来来去去，与我没有任何关系，生活依然一成不变。大人们则在尽情演戏，可悲的是，导演不是他们自己。我总看到他们为种种琐事烦恼不安，比如指甲断了，错过了一场球赛等，不一而足却大同小异。我真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人仿佛在操纵木偶一样操纵着他们，使他们如此沉迷于这平淡的日子。难道这些令人厌倦的生活就昭示了我的将来吗？想到这些就已令我不寒而栗。

大人们带给孩子的似乎只有规矩。也许某一天他们会心血来潮，为你举办一个生日聚会。我的朋友们就曾有过这类生日聚会，但我没有，我只有要遵守的规矩。

当大人们说到爱时，可千万不要相信。家人和亲戚们说他们爱我，但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所说的爱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如果爱就是他们所说的，我敢说我不爱他们任何人。在我看

来，这些话太过贫乏，但奇怪的是他们随意就说出来了，仿佛一剂早已准备好的灵丹妙药，在期待着魔力的出现。然而，一切依旧，也没有产生任何奇迹。仍旧没有人和我玩儿，我也仍旧吃着罐头青豆，而假如我没有注意我的举止的话，我照例会挨一顿打。在一罐青豆或是一把打在光屁股的尺中，爱又在何处？

刚开始，挨打的还不是光屁股，那还是后来发生的事。起初，妈妈用手打我，当用手打已被证明无效后，又改用三角尺。那把三角尺本是我父亲画图用的工具，结实耐用。如果这把尺不是针对我的屁股的话，它实在是一把很不错的工具。现在，它就像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刑具，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，使我几年来一直不敢轻举妄动。有一天，我的恶作剧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在妈妈用三角尺打我时，我竟然笑了起来。结果妈妈一把剥掉我的裤子，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。这一顿打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妈妈打完了，气也消了，我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震惊和羞愧。这种感觉如同参加我最喜爱的叔叔的葬礼时，我不慎坐在放屁坐垫上一样，让人欲哭不得，欲笑不能。

似乎人类这种动物都有一种想要控制其他事物的欲望：老板们控制着丈夫，丈夫们控制着妻子，妻子们控制着孩子，而孩子们只好控制他们的宠物。我不知道我周围有多少孩子挨了太多的打，但我们真的有一大堆破破烂烂的动物。布莱恩的猎狗耳朵掉了一块，尾巴则被齐根斩断。凯尔的狗毛则几乎都被拔光了，它永远不停地搔着那一小撮仅剩的毛。箫特其家的鱼从来就没有完整过，它们互相噬咬着，就像南美的食人鱼一样。而卡洪家的鸟，他们发誓会说话的那只，则被剪掉了一部分脚趾和大部分左翅——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宠物浣熊饿了，或是罗杰刚削尖了他的童子刀。我没有什么



宠物，但我的玩具动物们可挨了不少的揍。我的狗看起来就像一个变了形的肉团，看不出眼睛、耳朵、鼻子和尾巴。因此，如果你要问我们这帮孩子：“你们挨了很多打吗？”我们会说：“太多了，先生，你只要看看我们的宠物就清楚了。”

在家里打我的总是妈妈，因为爸爸总不在。但如果我犯了严重的错，妈妈就会威胁我：“你等着瞧吧，看你爸回来怎么收拾你！”爸爸回来之前，我总是感到恐慌和不安。他会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一边解他的皮带，一边说我是多么走运——因为爷爷打他时用的可是磨剃刀的皮带。他总是解下他的皮带（我想他只有一条），威胁说要狠狠揍我一顿，我吓得大哭时他又放手了，但发誓说下回他一定会打我的。噢，到那时还不是一样！

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小孩很看不起我这样小的小孩。在他们上二年级时，他们说：“幼儿园的小毛孩儿，一年级的鼻涕虫，二年级的小天使……”这群大孩子每年都会变换一下歌词，这样他们就永远是天使了。很明显，天使和鼻涕虫之间不会有什么共同之处，因此我才不理睬那些大孩子呢！奇怪的是，那些比我小的小孩在我的眼里也只是一些小毛孩，我不愿与他们为伍。我也不愿去理那些大人们，因为他们也不理我。他们会说：“嗨，今天怎么样啊，我的小杰克，你已经长这么大了！”然后转向他们的朋友，继续说：“还记得我怎么说的吗，我听说玛丽的老公被炒了鱿鱼，而……”因此，我只能和我的同龄人玩儿。这也没什么，我们家附近就有七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。

我们玩的游戏有足球、棒球和篮球，在当时都是美国的职业运动。我们从不在夏天打篮球，那看起来可太奇怪了。冬天我们会出去踢踢足球，但雪很深时，我们就不踢了。然后，我们会用雪堆起堡垒，做成武器，一起玩打雪仗。我们

的雪球战斗也吸引了那些大孩子，他们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行列。可千万别被他们抓住关进“监牢”，不然的话就只有上帝才能帮到你了。有一次我就被抓住了，当我从他们的堡垒里逃出来时，我的脚都冻僵了。当冻僵的脚趾在暖气边慢慢解冻时，那种又刺又痒的感觉真是让人难忘。我当时只有五岁，我无法相信我的身体会产生如此难以抑制的感觉（就像吃罐头青豆时的令人作呕）。

白天，日子在慢慢地熬着，就像渔夫不停地把飞钓抛进湖中，期待能够钓起鱼却没有任何结果一样。早上，姐姐和我总是从我们小卧室的小床上溜下来，向父母点头问候，然后跑去厨房喝粥。我完全要靠她帮我吧餐具从架子上拿下来，那是一个橘黄色的塑料碗，边上镂着一只棕色小熊，还配有一个同样颜色的塑料杯。姐姐的餐具和我的一样，只不过是蓝色的。吃完早餐，我们有时荡荡秋千，有时就在屋里玩游戏，但往往都是我自己垒积木或是玩丁克多装配游戏。白天总是在这种重复中慢慢度过，直到上床睡觉。我总是第一个上床睡觉，而其他人在看电视。你完全有理由说那很公平，因为我是最小的，但那并不能赶走我的孤独感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寄托，也没有任何办法能改变它。这种生活模式一点也没有改变我的孤独感。

夹杂在这孤独单调的日子里的是我漫长的等待，等生日，等圣诞节，等暑假。这些等待更加深了我的感受，生活是我自己控制不了的，它属于别人，属于别人的世界。我当然明白，要是能自己控制和影响自己的生活，那些最好的东西就不会那么少，也不必等那么长时间。我不知道等待圣诞节和等我妈妈购物哪一个更好或更糟。她拉着我一起去帽子店、服装店以及杂货店。买的东西不是给我的，周围又没有任何玩具，任何小孩子都不愿去这些地方。可我仍然冒着挨打的



风险，在服装店里自己玩。我要绝对把握好时间和方法。当她看够了各种颜色、各种款式及尺寸的服装，就要着重看几件衣服了。这时，我会很快地溜到这些衣服下面。我藏在那儿，故意扮作一个隐形人。处身在那些衣服当中往往会有种很奇怪的感觉，温暖而亲昵。生活暂时在我的控制当中，那衣架之下的世界也成了我的王国。尽管如此，在她一件一件试那些衣服时，我还必须不时瞅着点。当她对着镜子试完衣服，返回试衣间时，我的时间也快到了。在她从试衣间出来时，我必须站在镜子边等着她。如果我溜得太远，不能及时钻进衣架下面，她就看不到我了。那样的话，一顿打是必不可少了，好在不会当众脱裤子。

我总在想，姐姐是多么幸运啊，比我大了整整四岁。她永远不会被拖着去逛街，因为她要上学。她可以晚点睡觉，而且可以和大人们多说点话。确实，年龄是有其本身的优势的，它意味着更多的尊敬，至少在老得要去疗养院之前是这样的。

姐姐辛迪还有一对溜冰鞋，她和她的朋友会沿着人行道“飞”上几个小时。当姐姐有了一双闪闪发光的新鞋时， she就把旧的溜冰鞋让给了我。很不走运，妈妈不许我到街上或是人行道上滑，而在我们家门前那条散落着石头的小路上，根本就滑不远。

我喜欢和姐姐玩，但我拒绝参加她们的过家家游戏。扮演其他人的生活令我更觉孤单。然而，姐姐——也只有我姐姐，才能驱走我的孤独感。我们住同一间卧房——父母亲也一样，甚至还经常打架。虽然我总是输，但打架也有很大的好处：使我们联合起来反对妈妈。如果我们打得太久了，妈妈就会分开我们，哪怕我打得不亦乐乎，想继续下去。因此，每当妈妈中断了我们的争斗，我们很不情愿，但我们结

成了同盟。这时候，我们之间有种很简单、也很密切的关联——我们是肩并肩的同志，要共同反对我们那位独裁妈妈。

姐姐有很多洋娃娃，可我一点也不嫉妒。洋娃娃们都穿着美丽的蕾丝花边长裙，美丽可爱。只有一个洋娃娃例外，好像是模仿外国的蜥蜴做出来的丑八怪。这个娃娃是我爸爸在一次联欢会上投篮赢来的。他非常自负，也非常得意。但当他把这个奖品送给姐姐时，姐姐哭了，它实在是太丑了。他几乎就要当众打她，但克制住了，因为有很多人在旁边看着呢。洋娃娃一向不是毛头小男孩们的宠物，妈妈也尽力做到家里不要出现性别的错乱，因此，我的玩具箱里充斥的是球、球拍及玩具卡车和玩具小汽车。

我特别嫉妒姐姐有辆自行车。她的自行车似乎很神奇，给了她我只能在梦里才能够期望的自由。我相信，自行车能够重塑我的生活，改变我的生活方式。当你凭着自己的力量，向自己选定的目标奔去时，你怎么会感到孤独呢？当车轮在大地上旋转，风儿吹拂着你的头发时，你怎么会感到寂寞呢？当姐姐跨上她的自行车，她就仿佛是一只小鸟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去任何地方，做任何事。我也盼望能够变成一只鸟，随心所欲地飞翔。我相信自行车能让一切梦想成真，我肯定自行车能使我摆脱孤独，不再寂寞。我厌倦了孤独。

二

迈入五岁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“五”这个数字很有生命力，因为它是十的一半。每个小孩都知道，十告别了单位数，进入了双位数世界。经过九年特殊的心理历程，十对我而言是一缕新鲜的空气，一份干净的健康证明以及少年时代的开



始——这是所有儿童所期待的。但迈入五岁最重要的事情是可以上学了，满五岁的那年秋天，我进了东方小学，和姐姐同校。

上学可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多了。妈妈和我必须在学年开始前拜访校长，在办公室领一些表格。尽管一点儿病都没有，可我还得看医生。医生在我胳膊上打了一针，然后给我几滴药水要我喝。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扎针实在是丢人现眼，可为了能上学，我愿意再打一百次。进校前，我还必须看一看整个学校。这实在无聊，先前我已去过十几次了。

但当这重要的一天终于来临，我却发现早上起床变成了一件很严肃的事。早餐前我就得准备好一切行装，可惜的是以后再也不能看袋鼠船长的电视了。姐姐和我再也没有时间玩游戏了，妈妈也不许。不过，准备上学一点也不复杂，只是要一本正经。谢天谢地，它还不像星期天早上去教堂那样庄严隆重。上学的第一天，姐姐要陪着我走到学校，她有点嫌烦。毕竟，她比我大了不少。我告诉她我已经够大了，可以自己走路上学。第二天我就自己走，当然，妈妈是不知道这一切的。

第一天上课前，教室里吵吵闹闹的。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无助又无组织的小孩。有些孩子自己站在那儿哭，有些围着他们的妈妈，拼命地吵嚷着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这个陌生的地方。还有一些孩子则只是站在那儿发愣。老师忙得不可开交，东奔西走，试图安慰那些吵闹最凶的孩子们。我很镇静，老师只是问了一句：“嗨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杰克·罗伯逊，老师。”

她看了看名单，找到我的名字，在上面做了个记号。这儿有这么多的玩具和可以玩耍的东西，真让我不敢相信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学校呢？如果玩具就是这个学校关心的事

情，那我还不如干脆留在家里玩！刺耳的铃声响了，哭声多了起来。奥格斯比老师要我们都坐下来，然后我们就听到麦克风里传来校长沃克先生讲话的声音。他首先对大家表示欢迎，然后说星期五将举行开学典礼，接着会放映一场电影。电影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，竟然有玩具和电影？

沃克先生讲完话后，奥格斯比老师开始自我介绍，并讲了一些行为准则。她说话时脸上挂着笑容（她年轻，美丽，我爱她的笑）。之后，她放起了音乐。我是不是来错了地方呢？我从没听姐姐说过电影、音乐和玩具。我一直以为，学校是一个严肃的地方，我也准备要学习及参加考试，能够像我了不起的姐姐一样受到尊敬和赏识。

学前班的学习内容向来都不很严肃。有一次，老师要全班学生起立，在教室中间围成一个圆圈，然后开始放音乐。噢，上帝，她放的竟是霍基－波基舞蹈音乐！她先跳了一圈，孩子们都很兴奋，兴高采烈地围着她。我却尴尬到了极点，而且非常恼火。难道我等了这么多年，渴望着成为学生的这一天，就是为了在这儿学跳霍基－波基舞？这对我是一种侮辱，我拒绝参加。而且，那是小毛孩儿们玩的游戏。我都五岁了，而且上学了，已经不是婴儿了。哼！还好，老师很善良，她似乎理解我的固执。让我高兴的是，我发现班上还有一个叫史蒂夫的男孩，他也不愿参加这个不着边际的活动。我们俩呆在教室尽头，摇着头，想知道这所学校和这些孩子到底出了什么毛病。我们眼中的学校好像已失去了应有的使命，变得无聊，史蒂夫和我可不想成为其中的一分子。

学跳舞的那天，史蒂夫成了我在学校的第一个朋友，他邀请我放学后到他家玩。他住的地方刚好和我家方向相反，当时，我有种很奇怪的直觉，似乎感到不妙。他住在我从未去过的一个街区，房子和我们家的一样，很小，就像一个木